

## 工棚随笔（组诗）

文 / 王志刚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诗歌优秀奖

### 明月辞

月亮也是孤零零的。圆或缺  
都是举目无亲的异乡人，手边的利刃  
生冷如铁、如石头，如不能取暖的霓虹灯  
蛊惑庸碌的日常。幻听的夜色被占据  
身体里河水断流，麦田倒伏  
河床袒露筋骨，麦穗儿昂着不屈的头  
接受月色另一面温柔的眷顾

点一支烟，浪荡的烟圈静止于时间  
我坐在即将封顶的十七层楼顶，架子管林立  
木方模板混搭成，庄稼、荆棘和树林  
呼吸跟月亮一起慢下来，像我初到这个城市  
油然而生的胆怯与谨慎。月光荡漾了一下  
烫了食指中指的烟头，跌落冒头的脚手架钢管  
幽深的空洞。一颗流星也跟着跌入  
它们成功地成为漏网之鱼

喜欢坐在月色里，与同样孤单的月亮

对视、对峙。吞吐父亲用炕烟灰种的叶子烟  
吞吐镰刀、锄头，以及穿过这座城的那条河  
发源地茂盛的水草。想把自己融化  
月色是我的一部分，有目的的流淌  
与故乡青纱帐的阴影衔接。让稻草人听到  
我力竭的喘息。用最后一口气力  
挖一道沟渠，天亮前  
我们一起藏身

用诗歌剖析月亮与乡愁的症结，体验愈发强烈的  
精神分裂。把每一个第二故乡的工地  
当近乎颓败的村庄。一样爱着  
一样耕作。夜夜用母亲珍藏的细软  
缝补明月虚拟的幻境

## 中年书

用前半生剩余的气力，复原家乡话的口型  
风在我嘴角打旋，没有固定的方向  
我把嗓门扯到最大的时候，眼前的城市  
每一片早衰的叶子，都以华丽的滑翔  
演绎力不从心的风雅，做归途的一个伏笔  
火焰，沉寂在它们凸起的经络上  
等原地打转的我，突然返青  
点燃中年的荒芜

这些年，每时每刻都在裁减  
衣服、皮肉、骨头、方言。去靠近  
去适应，试图融入  
最开始我是虔诚的，矫健地手脚并用

致使一次又一次短暂的窒息。四十不惑  
不惑的结果是，学会矫情  
学会有心算计无心。坦然是一种伪装  
猥琐也是

我承认，没学会穿墙术练熟了翻墙术  
那天给当了技术员的发小儿，发个我现在的位置  
微信地图上绿色小圆点，像棵野草  
多余的叶子，匍匐着  
珍惜大地赋予的辽阔。我写诗  
但我从不赞美，本来不知下一刻身处何地  
也轮不到我赞美谁。那个兄弟今天把我拉黑了  
可能又高升一步。他老爹老娘还在乡下  
老婆一个人养着

自娱自乐。前几年一位瓦匠大哥把自己  
写成网红。我写着写着  
把中年写成泥潭，写得摇摇晃晃  
像个病人

## 异地书

用胸膛接住落日，拒不交出  
血管里分流的河汉。省会的城市  
霓虹过于铺张。暗影里枯枝一样挪移的兄弟姐妹  
透明的四肢被色彩穿透，刮骨声时断时续  
月色发出亢奋的尖叫

半旧的身体，今天开始分成三份  
最鲜亮的一份留给故乡。拆散一份留给路过的

爱过的城市。一份留给自己  
下雨天重新组装零乱的骨头。其实  
每个身处异乡的人，都有忠实的灵魂  
灵魂里那个那个奔命的小人儿，在异乡  
也在故乡

那么，当身体一天天矮下去  
异乡将证明，我们曾是一群明火执仗  
劫持岁月的人

### 孤独帖

我写诗，在昏黄的路灯下  
卷起毛边儿的笔记本上，离家出走的麦子  
从盲道的缝隙钻出，长成稗子  
它弓着身，好像用尽了力气  
向我，挂在两根肋骨之间的镰刀  
伸长脖子

写下孤独。挂在塔吊大臂的卤钨灯  
苍白的的光聚拢着，砂石、水泥、钢筋  
循规蹈矩的在田字格里，抱团取暖  
它们掠夺我的体温，丝毫不在意  
我的悲喜

我写着，像诗又不像诗的长短句  
它们的排列更像“锯子”。锯开石屑与星辰  
工地与闹市之间的幕布。孤独  
多么辽阔

发表于《牡丹》文学杂志 2021 第 6 期